

福建通志

第叁拾伍册
藝文志

K295.7
1

藝文志
191
PDG

福建藝文志卷四十一

子部一

儒家一 唐

續孟子二卷長樂林慎思著石遺室書錄云是書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均著錄篇目爲梁大夫一梁襄王一樂正子三公都子四高子五公孫丑六屋廬子七咸邱蒙八齊宣王九萬章十宋臣十一莊暴十二彭更十三陳臻十四前有自撰小序云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予所以續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其徒不能盡軀意故演作續孟據卷首標題慎思官尚書水部郎中而三山吳鑑序稱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于時斥鷃逆巢抗首白刃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伸蒙子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真元統三年南康曹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于稠巖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咸淳開莆田劉希仁序則稱其長于譬喻家傳則稱克齋林公執善具言不屈死節事述聞

中記所載爲據云四庫全書總目云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獨其不自立論而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又如與民同樂本莊暴齊王之事而移於隔章之樂正子魯君義頗無取然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昔楊雄作太玄以擬易王通作中說以擬論語儒者皆有僭經之譏蔡沈作洪範九疇數御纂性理精義亦以其僭經斥之不錄慎思此書頗蹈此弊然唐時孟子不號爲經故馬總意林與諸子之書並列而韓愈亦與荀揚並稱固不能以後來論定之制爲慎思責矣

仲蒙子二卷林慎思著石遺室書錄云唐書藝文志鄭樵通志文獻通攷均著錄卷首有成通六年自序末有成淳九年裔孫元復跋卷上爲槐里辯二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上篇託爲宇祿先生之問仰蒙子答之中篇託爲湘道先生與仰蒙問答下篇託爲祿砮先生之問答從山者未嘗忘山也從水者有樂水之癖也從石者磨礪其刃也卷中澤國

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民

原書題人諱作人

之事託爲弼叅先生鞠糗先生獻爨

先生之間答一以弘文爲戈甲一捨農而慕顏淵一自隱於陶也卷下時論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首有至正閒三山陳留孫一序四庫全書總目云下卷則自序已說惟上卷喻時一篇釋仲尼小天下之義詞不近理其餘皆持論醇正非唐時天隱無能諸子所可彷彿崇文總目列之儒家蓋爲不忝惟其所列六人之名各注所以增改偏旁之故皆怪而近妄是則好奇之過矣

裨正書三卷莆田陳黯著朱子序云凡四十九篇初熹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澀殆難以句讀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污世之紛垢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實能發明理義之致而有功於名教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案南宋時有令闡中搜訪遺書之事序中境內先賢云云與潔身江海語昌晦之爲闡人可

知而清源文獻則謂禪正爲陳黯作南安志儒林傳載陳黯爲文又有辨
謀等篇復約周易虛一數四十九篇名曰禪正福建續通志則載陳黯
有大易禪正於是黯與昌晦合爲一人禪正與大易禪正合爲一書矣
近人亦闕胫履駁之云朱子禪正書序未嘗指爲黯作唐書宰相世系
表陳氏有昌晦初名黯或沿此而誤然昌晦與黯皆閩人昌晦又原名
黯黯與晦字義又近似係一名一字朱子序云潔身江海不污紛垢又
與黯之身世相類宋序所云四十九篇與南安志周易虛一之數相合
黯與昌晦當係一人而唐志云黯字希孺則汲黯字長孺牛僧孺字思
黯希孺固其原字也今未見其書不敢定爲易學入子部儒家類云

儒家類二 五代

百悔經安溪劉乙著清異錄云乙集書籍中凡因飲酒致失德賈禍者編
以自警題曰百悔經

儒家三 宋

君臣龜鑑六十卷崇安詹序著道光通志云序字周文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官至三門白波章運判景祐開進君臣龜鑑詔書褒諭云汝策名雋科引籍華序聖賢夙究儒苑載馳聖德敏辭備存懿戒因燕居之一覽寶體要之可稱

聲隅子二卷建安黃晞著石遺室書錄云據知不足齋本稱蜀人黃晞撰嚴樹蕙跋亦言字景微蜀人所著書多散佚不存惟聲隅子歎歎瑣微論十篇傳於世見於書錄解題書附志傳是樓徐氏宋刻書目亦有之近從書賈搜得宋本季滄葦及健菴各有圖記知即傳是樓藏本出然玉壺清話則云黃晞閩人述晞事較詳則其爲閩人當可信自敘云聲隅者辨物之名也歎歎者象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出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爲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旣揚名

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爲毒舉世慨夫哲人爲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治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蓋自明其書中十篇之旨也晞嘉祐中韓魏公薦爲大學助教

士服晉江林獲著閩書云有林獲者制分獻官禮及士服道光通志云宋有兩林獲一爲皇祐元年進士晉江人一爲淳熙十一年武舉福清人案此書或援儒行深衣例入經部禮類然實未當今入此又兩林獲自當屬晉江之進士不屬福清之武舉而道光志以屬福清未言何據今不從

志術一卷閩縣劉康夫著劉弁龍雲集劉分南墓志略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願得君爲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術二十七篇志孝六篇南安錢寔著萬姓統譜云寔性純孝熙寧開郡守兩閩於朝乞

召試擢用以勵風俗嘗著志孝六篇州憲以進

二程粹言二卷將樂楊時編四庫全書總目云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論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旣多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別竊販鬻者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龜山語錄五卷直齋書錄解題云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稿錄其四卷末卷爲附錄墓志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案陳羅沙縣人胡崇安人五峰長子延平建安稱其郡也而宋樓藏書志鐵琴劍樓書目皆有後錄二卷

講義十五卷長樂潘鯁著道光通志云鯁爲屯田郎中衛之孫衛官黃州
遂家焉鯁乃歸閩從周希孟受學居鄉以經教授後進師之後官奉議
郎致仕復返居黃州稱齊安人實以閩籍舉進士也案在元豐三年

蘇氏談訓十卷同安蘇象先著直齋書錄解題云朝議大夫蘇象先述其
祖魏公頌子容遺訓鐵琴銅劍樓書目云此書作於公歿後四十年上
而治國宜家下而飲食起居鉅細不遺動靜悉載皆足爲後人法守書
中述公年七十餘夢先太師訓誨之嚴驚懼而覺謂心之思慕雖夢寐
終老亦未嘗忘足徵蘇氏家法之善紹熙間有刻本左海文集云蘇魏
公集七十二卷齋孫鼈石兵備從浙中文瀾閣錄副付鈔壽祺既謹序
之又訪於吳門蔣氏借鈔宋本譚訓十卷重刻以廣流布是編乃其長
孫象先所錄曾孫玳益之自朝廷故實以及家世舊聞凡三百餘事宋
史援以入本傳者十數事其它石林燕語東坡志林容齋四筆通鑑長
編事文類聚五朝名臣言行錄咸多採摭博聞敦善世爲天下則豈徒

與顏氏家訓錢氏私志並稱云已歟又云渭南集吏部郎中蘇公墓志
銘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譚訓者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而未及書公卒
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是此篇始於象先而成
於此正議者吏部父師德也今本止錄象先識語而不及此非讀渭南
文莫有知其詳者矣其年譜竟不可得案象先籍係同安登元祐六年
馬涓榜進士道光志經籍門以入晉江誤

震澤語錄福清王蘋著施溫舒跋云著作王先生平昔與門人答問辭也
先生文集頃已刊之郡庠今復得此遺言於先生之子郡丞大本謹併
刻之以示後學云淳熙三年

崇正辨三卷崇安胡寅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專爲闢佛而作每條先
引釋氏之說於前而辨正於後持論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爲惑
在於以心性微妙之詞汨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必
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適以自喪矣

敘古千字文一卷胡寅著郡齋讀書志云南康黃西坡瀨商伯爲之傳朱文公書其後曰敘事立言昭陳法式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道統開示德門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誦之亦足以養正於蒙矣鐵琴銅劍樓書目云胡姚福集解有後序福字世昌鳳陽人胡氏書見趙氏讀書附志陳氏書錄解題以後罕見著錄近謝氏啟昆小學考云未見則傳本甚稀矣考隋唐二書經籍志周興嗣千字文外有蕭子範千字文又有無名氏演千字文皆佚不傳其繼散騎而作者以此書稱首雙峰饒氏課其子先授此書次讀刊誤孝經其見重先儒如此熊氏大年分爲十二節石遺室書錄云黃瀨字商伯都昌人事蹟見南宋書本傳淳祐閒李昂英跋稱雖席間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包撮略盡據朱子書後開示德門養正於蒙云云當入儒家謝氏欲以入小學誤矣

知言六卷附錄一卷崇安胡宏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乃其論學之語

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呂祖謙嘗以爲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
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然之性
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
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
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云
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
卽栻亦不敢盡以其師說爲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爲必不可廢亦
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
亦嘗稱其思索精到處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
以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後坊賈遂有刊版
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爲竄亂此本亦爲妄人強立篇名顛倒次序字
句舛謬全失其真惟永樂大典所載尙屬宋藁原本首尾完備條理釐
然謹據其章目詳加刊正以復其舊其朱子語錄各條亦仍依原本別

爲附錄一卷繫之於末以備考證焉石遺室書錄云前有門人張栻序稱是書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稿而已啟手足矣疑義每條前列胡子說後低一格列朱子南軒東萊三家辨駁之說據程敏政跋凡書之見於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爲一卷又取文公所論及宋史傳爲附錄一卷是知言本只六卷疑義一卷亦在其中至敏政乃別爲一卷也案附錄中朱子論辨外尙有跋五峰詩一則東萊以知言爲勝正蒙朱子又以爲正蒙大知言小朱子旣於知言多以爲未安未允其門人張敬夫亦未嘗篤信其說如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正合朱子道問學之旨故嘗誦之以警後學况孔子言性相近孟子道性善卽有不同豈能悉如印板至十駕齋養新錄因書錄解題之議皇王大紀卽欲等仁仲於羅泌粵雅堂伍跋辨之允矣程跋謂吳文肅真文忠二跋置目錄後今本並目錄皆無之不知何故而伍

跋謂附錄亦胡子撰則亦誤

敘古蒙求一卷胡宏著讀書後志云自義農至五代周凡三十三章老以謨爲之序先生子大壯書而刻之

筆錄十卷邵武盧奎著續文獻通考云其書多得於楊龜山晚寓中著此奎奎字公圭政和二年進士

忘筌書十卷蒲城潘履著石遺室書錄云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云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鴻道集爲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祖之望跋云宋自熙寧以來王學盛行子醇建炎進士獨悟其非是書因讀易而推明象數悟圖書宗旨又以九疇與卦德奠方不同而引類則一各演爲圖劉子翬稱其得學易門戶雖有引及二氏之說且襲用老莊語然借以旁證孔孟之學非祖其虛無是時朱子未生孟子始列於經老莊並爲經典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孟子是其明徵而子醇由讀易之後宗孔孟而修明經世之學雖

元通志卷之六
議論精純不遺程朱然其中有獨見者矣是書久散佚不知何人刻入
鳴道集中長樂梁芷隣由福州鈔寄殖建炎二年由特科得官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閩縣張時舉著直齋書錄解題云漳州教授張時舉
以管子弟子職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編
云案時舉字文實乾道八年進士

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建陽朱熹輯四庫全書總目云宋二程子
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
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季先張繹唐棣鮑若雨
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
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

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辟永嘉諸公語
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

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
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
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
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
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墨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
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
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注
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注
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
本同而黃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
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
爲第三卷始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
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

械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實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石遺室書錄云直齋書錄解題於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並載外書十二卷云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浙江採輯遺書云朱子復衷諸家所輯錄者參互乘除得十二篇有乾道癸巳跋語天祿琳瑯書目載元版本作外錄十三卷後尚附文集十二卷

二程外書十二卷朱熹輯四庫全書總目云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凡採朱熹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塵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